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法國大革命史

(六)

馬德楞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法 國 大 革 命 史

(六)

馬 德 楞 著

伍 光 建 譯

萬有文庫

第三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三十三章 尚德時代（一七九四年三月至七月）

（一）羅伯斯庇爾當狄克退陀 丹敦既死，羅伯斯庇爾大權獨攬。歐洲各國相信法國出了一個克林威爾，從此革命可以告終，設立穩固政府，可以商量辦國際的事。

歐洲各國就借口這種話語，按兵不動。其實是因為法國此時用反攻軍略，歐洲失其所措了。自從奧士驅逐日耳曼軍出境，及法軍驅逐英兵，克復士倫之日起，法國是保全了。一七九三年秋間，又大敗拉芬底叛軍。

歐洲軍隊既經挫折，彼此不和，更不能相容。一七九四年三月間，波蘭起兵謀恢復，其時噶爾諾調東軍攻荷蘭。法人聯合兩軍之力，共得三十三萬人，冒險前進。五月十八日，大敗奧軍。普魯士王原要派兵救援比都的，忽然調赴瓦薩。奧帝恐怕再被人欺，不能與聞波蘭的事，寫了一個手諭給他的宰相說道：『他們要瓜分波蘭，恐怕我們又無份了！』

(二) 夫勒律斯之捷 統將如耳洞(Jourdan)乘敵人不和，乘機進攻，他所統的軍隊，是極有名的，至今傳誦不衰；他的軍隊，此時已很曉得打仗，也很能守紀律了，但仍然保守他們一種狂勇之性。有一個軍人寫道：『我們有拉馬塞雷茲 (La Marseillaise) 健兒歌幫助，我們一個人，可以打十個敵人。』六月二十六日，法軍駐在夫勒律斯 (Fleurus)，敵軍來攻，大敗而退，這一次是革命時代最大的一個勝仗。

這一個勝仗的效果，就是七月初六敵人棄比利時都城而退。十一日，如耳洞整隊入城。二十三日，統將皮士格律 (Pichegru) 追逐英軍，遂克安特衛普 (Antwerp)。此後比利時全國為法國所有。當下阿爾卑斯 (Alps) 軍進窺吐林 (Turin)。歐洲聯軍，因波蘭事，兵力漸弱。

歐洲的政府，因兵敗頗示不安，姑作自慰的話，聊以解嘲，說道：『奧國政府嘗對英國政府說道：「我們的目的何在呢？我們不是要停止法國革命麼？但是何必我們費心呢？這件事，有羅伯斯庇爾在，不久就可以作到了。」』

(三) 羅伯斯庇爾全靠恐怖政策自固。羅伯斯庇爾卻並不作這樣的夢。這一個度量最褊

窄的中材的惟一目的，只是保護自己，以抗他的仇人。他找出來，處處都有他的仇人，要毀盡他的仇人，只好要那一部殺頭機器不停的動作。他又決意一定要恢復崇祀他所謂至高無上的神聖，及保護財產，只好永遠用他的流血政策，不然，恐怕他的仇人反說他主張寬大。

現在是什麼事權都在他手中了。當日國會把丹敦交給他，是並未討論就表決的，簡直是變了他的奴隸。這時候的議員們是怕極他的了，屏息聽命，不敢稍露悽慘神色，更不敢露深思神色。巴刺斯說過一個故事，有一個議員，以為羅伯斯庇爾瞪眼看他，很恐慌的對人說道：『他以為我想什麼心思！』又有一次，俾約正在說話，忽然停住不響，很焦急的低聲說道：『我好像是聽見有人喃喃說話。』公安委員會此時是絕對的聽羅伯斯庇爾指揮。

（四）火星學校 有好幾時，這兩個大委員會的委員們，都像是被羅伯斯庇爾一個人操縱了。各省的監視員，都奉調回來，羅伯斯庇爾派私人去接代。巴黎市政廳是在他私人手中，革命法庭也是他的私人當權。軍隊的參謀，都是取給於火星大學（即陸軍學校）原是巴刺斯出的主意，羅伯斯庇爾是極其歡迎的。學校的學生，全是古時羅馬人打扮，常常歡迎羅伯斯庇爾前來參觀。其中

有一個學生，曾有一本記載，說羅伯斯庇爾的潛力極大。這時候巴黎軍隊，是忠於羅伯斯庇爾的，因為統將就是罕里奧，羣衆替他起了一個綽號，稱他是羅伯斯庇爾的驢子。凡是有財產的人，都很相信羅伯斯庇爾。又有一個憲法規定的教士格里瓜，當財產的領袖。這一個教士，因為羅伯斯庇爾崇拜最高無上的神聖，很滿意，況且羅伯斯庇爾又是尚德的人，故此很有人附和他。

共和二年的狄克退陀專制，其實是尚德專制。羅伯斯庇爾是從當時的時常口頭話語採用美德名詞的，他卻把這個名詞的意義擴充了許多，簡直的變作凡事少他不得的名詞。毋論說什麼，作什麼，這個名詞是不能離嘴的。新四月初五日，他連夫人（Theresia Cabarus）（受賄買放的）送一篇頌詞給國會，請願教導少年女子實行美德。這個女子到了這個時候，嘴裏也要說美德。還有一件離奇的事，普羅文斯（Provins）有一個羣衆設立的會，因為有一個教書先生，耽誤了規定的交合時候，被羣衆捉入監裏。羅伯斯庇爾此時忙於洗刷御苑的羣衆，要他們個個都實行美德。自己首先在杜培累（Duplay）小器作店內，（羅伯斯庇爾寄寓店中，譯者註。）在房東家庭內，作個表率。有一天他對林得特說道：『我要設立一種道德學校。』但是這種學校，是人血染紅的！

(五)大恐怖 羅伯斯庇爾的惟一理想，就是有恐怖無美德，是有害的；有美德無恐怖，是無力的。是以他愈要推行他的尚德政策，殺人愈多。

這卻有法庭替他推行。有一次，羅伯斯庇爾很教訓佛揆坦微爾一番。佛揆坦微爾就吩咐杜馬，嚴緊的不許犯人多說話。有他這一句吩咐，法庭辦事自然是辦得很快。佛揆坦微爾很高興的寫道：『這些時，人頭落地，如瓦片墜地！』但是意還未足，又寫道：『下一星期，我要殺三四百人！』

到了四月間，每一個星期殺七八百人。丹敦原是一個透底的共和派，還有什麼人可以當得清真共和派呢？在羅伯斯庇爾的眼中，見得通國的人，都不是的。勾麥特已被告了，捏他的罪名很多，同哥布爾是混雜在一羣宗社黨及尼姑們受刑的。哥布爾原是當過主教的，他的罪名，是同監犯同謀害羅伯斯庇爾。因為此時傳說，監犯們在監裏要謀害羅伯斯庇爾。他不獨借口這種莫須有的事，殺了這位主教，連狄倫將軍 (General Dillon)，阿貝耳的寡婦，對穆郎的寡婦，也拖累了。對穆郎的寡婦就刑的時候，很有氣概，很像個羅馬人。四月十八日，誣捏十七個男女，運動餓死羣衆，同日就刑。四月二十日，一票殺了二十四個人，都是從前當過議員，議長，參政的。隨後又殺了兩位很有名望的人，

其中有馬爾最布 (Malesherbes)。此後殺的是一個公爵夫人，一位王妃。因為有一個證人，不好好的作見證，也被殺了。隨後殺的是一票二十八個人，內中有著名的化學大家拉瓦節 (Lavoisier)。王妹依利薩伯，也被殺了，她是在一票二十個人之內殺的。其中有教士，有軍人，有底下人，都是只憑一個見證，說幾句話，就拖去法場斬首。

(六) 監獄法庭及劊子手參孫的小窗子。殺了許多人，監獄空了，同時又裝滿了。那時候有一個公共的罪名，就是破壞羣衆道德；就拿這一條，殺了許多人。這句話同羅伯斯庇爾所謂尚德政策，是很合拍的。當日有一次，會當場捉了許多好色的男子，連同一個有淫名的女人去過堂。這還有幾分勉強說得過去，是破壞民風。他連夫人從波爾多回來，也捉去過堂，也還勉強說得過去。至於馬爾最布及王妹依利薩伯，如何能說他們破壞民風，把她們處死呢？

此時的監獄是常常有人滿之患，殺了一票，又來一票。捉入監之後，就交與佛揆坦微爾過堂；佛揆坦微爾就交給劊子手參孫去過刀。

這時候無故殺人，簡直的同瘟疫流行殺人一樣的多。全國的人，此時好像是走了死運。在新七

月之前，好像是人人都入了監獄。監裏頭是很混雜的，崇拜道理的，同天主教的大教士關在一堆；奧士將軍同約瑟芬（Joséphine）關在一堆；八月初十的好漢，同維爾塞的侯爵們在一起；當過開員的加拉，得過勝仗的刻勒曼將軍，他連的姘頭，羅伯（Robert）畫師等，及三屆議會的議員們，都混雜在一處；將來都要同歸於盡，與丹敦，王后，阿貝耳，大女俠夏羅德科對（Charlotte Corday），麥特及路易第十六同埋骨於馬德楞（Madeleine）教堂的大墳地內。

在外省地方，雖把監視員撤回去，殺人的事卻並不停止，囚犯的數目，並不少減。新七月初七日，阿拉斯（Arras）地方的監獄裏有一千人；斯特拉斯堡（Strasbourg）的監獄有三千人；土魯斯（Toulouse）有一千五百人；巴黎本城有七千人，所有這些人，都是因為尚德送命的。

（七）恢復神道 既是要崇尚美德，總要行一種奉祀的隆重典禮。這是庫通的理想，對羅伯斯庇爾提議的。新七月十一日，有人聽見他連很挖苦的說道：『羅伯斯庇爾敢於把永遠存在的神明關走了，自己潛居了神明的地位。』此時他只要恢復神道。

新十一月初一日，羅伯斯庇爾有個宣言說道：『假使本來無上帝，我們也不得不創造一個上

帝。羣衆意中，都有一位尊神看護無辜受制的人，懲罰有罪而得意的人。」新三月十七日，已經把不恭祀上帝的同事們驅逐了。庫通宣布委員會籌備大典，慶祝最高的無上尊神。庫通寫道：『靈魂清潔的人，無不覺得有承認崇奉神明之必要。』可見凡是無這種知覺的人，一定都是可憐蟲的了。

新四月十八日，羅伯斯庇爾有著名的演說，題目很大，是宗教意想，道德意想，與共和宗旨之關係，歸結在有宣布頒行神道設教之必要，於是通過一個神道設教議案。當時的市長勒斯科（Lescot）有一種迷信，他說：『因為通過這個議案，上帝必定以豐收賞法國的。』上帝誠然對這一位預言者羅伯斯庇爾，表示領他的感情！

（八）慶祝至高無上的尊神 此時是籌備慶祝尊神的大典，其實即是封這位新天使羅伯斯庇爾爲神的慶典。只要此時若有人嘗試行刺他，他一定就要作了國王的。剛好此時果然有好機會；有一天在杜培累小器作的院子，捉着一個小女孩子，在她身上找出兩把小刀。這不是又是一個女刺客科對嗎！原來有人要行刺綽號不受賄的羅伯斯庇爾。這個小女孩，是送上斬頭臺去了，同時還拖累了五十三個無辜的人，說是這個小女孩子的同謀，其實這個小女孩子，一個也不認得。臨刑

的時候當這個小女孩子是一個弑父的大罪犯，把黑布蒙了她的頭。爲什麼要這個小女孩子當弑父兇犯辦的呢？因爲羅伯斯庇爾，這時候是國民的父母。

新五月十六日，因爲羅伯斯庇爾要帶領許多官員於二十日行禮，先請他當了國會的議長。有幾個是反叛他的仇人投票贊成，因爲盼望如此辦法，更可以證明羅伯斯庇爾專制橫行，易於定他的罪狀。

達威得現在是奉派作共和國的大裝飾鋪陳家，忙於預備大典。馬利約瑟社內（Marie-Joseph Chénier）是奉命去作頌，戈瑟克（Gosses）及美羽爾（Mehul）是預備樂譜。但是羅伯斯庇爾向來不喜歡馬利約瑟，不要他的文章，此時居然以教王自居，把作頌的人逐出教外。戈瑟克及美羽爾天天巡查各分區，監視他們練習這個新譜。當時還發出一道命令，要各家練習唱一個祈天短歌。這一場熱鬧，像一場大夢。

有許多著作家，都敘寫過此日的慶祝大典。羅伯斯庇爾穿的是一件當時頗著名的藍色禮服，帽子上插了三色的鳥羽，先在王宮行禮，隨後在大校場行禮。在寶座上或講臺上，說了一篇很長的

堂堂大文；這篇大文章，他是請一位老教士代作的。他說完了之後，就有百千萬人高唱頌主歌。羅伯斯庇爾站在高處（代表高山）執事人們就在他面前焚香，一陣陣香烟，把他籠罩住了。這個人是向來最小心謹慎的，最嚴肅的，這個時候忽然大意，忘記了，禁不住微微一笑，表示得意。當這一笑的時候，這一位代表上帝的天使，居然自以爲是上帝。

（九）微露反對羅伯斯庇爾之見端 他的前後左右，此時已發起風潮，他卻聽不見風潮初起的聲音。有一個人說道：『站在羅伯斯庇爾背後的國會議員已有煩言發生，並且有詛咒他之言。』當天晚上，有一張報議論這個新國教，就帶些挖苦的話。羅伯斯庇爾得意到輕狂了，走入雅科俾俱樂部，碰見弗社那一副慘愁的臉。

弗社原是個廢基督教的人，恰好此時當了雅科俾俱樂部的議長。他裝作與羣衆一樣，表示高興，說完幾句不相干的話之後，卻加了兩句說道：『布魯特斯（Brutus）刺刃於暴君腹中的時候，纔算是善於獻誠於上帝（指羅馬時代布魯特斯刺殺撒撒，譯者註。）這種好榜樣，是該學的。』

羅伯斯庇爾很明白弗社的意思：過了幾天，就證明他明白弗社的意思，因爲他控告弗社，說他

爲首謀害他的性命。但是這個大膽的議長所說的話，俱樂部的人拍掌喝采的。羅伯斯庇爾這是第一次顯然走錯了路。

這個時候人人的眼睛，都是很留心看他的。假使這個專制家不倒，有許多人都曉得自己是要快倒的了，變成勢不兩立的了。他對待從外省調回來的監視員，都當作是阿貝耳及丹敦的餘黨，很有苛刻的表示。從外省回來的，就是夫里龍，巴刺斯，他連弗社等。他們看見羅伯斯庇爾那副石頭臉，實在是害怕。羅伯斯庇爾當夫里龍等三個人是腐敗的，是要爲尚德犧牲的，弗社是個無神無教，是該嚴辦的。有人說：『新四月十八日，羅伯斯庇爾坐在那裏辦公事，喊弗社的名，問他道：「弗社，你來，告訴我們是誰派你去告訴人民說是無神的？」』

弗社卻不是丹敦；弗社是向來是不用重話詛罵人的，他是專講使手段的。弗社相度此時的情形，曉得有許多人很害怕，害怕上斬頭臺。他把害怕羅伯斯庇爾的及痛恨羅伯斯庇爾的人，穿插起來，把阿貝爾的餘黨及丹敦的餘黨，也聯合起來。終日跑來跑去，從雅科俾俱樂部跑到國會，激動他們。因爲俱樂部及國會，都有一種不反對羅伯斯庇爾的習慣，此時弗社要激動他們反對。此時噶爾

諾，俾約，科羅得霸，巴累都是內不自安，恐遭羅伯斯庇爾毒手的，正在要找同盟幫助。是以羅伯斯庇爾看人是看得不錯的；因為他這三個月以來，判定弗社是他最大的仇人。他那一天走入雅科俾俱樂部，看見弗社居然當了議長，（羅伯斯庇爾把這個俱樂部據爲己有，當是他自己的俱樂部。）是氣極了。他自己受國人封他爲神的，那一天晚上，居然又被這個弗社在議長席上發一支毒箭，射中他中心。這一箭，很在這位大教王的傷口作痛。

（十）新五月二十二日命令 羅伯斯庇爾對答弗社的話，是來得很快，三天之後（卽是新五月二十二日），庫通提出一個議案，目的專在把羅伯斯庇爾最後的仇人們，都放在他掌握中。

這個議案說道：『執法遲滯是個罪惡，一切形式手續，就是公共的危險；只有辨認國賊，是免不了的遲滯，一經辨認過來，就無需遲滯，無需形式了。』這個議案的意思，就是說：『凡是被告都不許有律師辯護，陪審員是按一票一票的罪犯定罪，以後就無所謂案了，只有一種普通的告狀。例如凡是嘗試破壞自由者，毋論是用暴力，或是用欺詐，都是國人的仇敵。』這種辦法，是顯然把狄克退陀的專制大權，交與檢察長了；但是人人都曉得檢察長是聽羅伯斯庇爾指揮的。還有一節，更可以看

出羅伯斯庇爾的用意。向例凡是國民代表，自布里索以至丹敦，未經國會允准，是不能傳議員到法庭的。現在是改了，從此以後，只要委員一傳就要到法庭。這是專向勒戎德爾，夫里龍，他連，巴刺斯，弗社等攻擊。同時有許多人也以爲危及自己了。有一個議員說道：『倘若通過這個議案定爲條例，我不如用手槍先把自己打死，我要求散會。』許多人都表同意。

羅伯斯庇爾站起來，決意要通過，決意要殺人，說道：『國會有許多時討論及表決議案，因爲有許多時，國會被私黨操縱；我提議，國會不要理會他們提議散會，還是往下討論，倘若必要的話，討論到晚上八點鐘。』

究竟不知道羅伯斯庇爾這個人，有什麼迷人的法術，議員們聽了他這句話，都輒下來，不提散會的話了。再過半點鐘，居然把他要任意殺人的議案通過了。

(十一) 議案撤消之後又通過 他所提的議案通過之後，他就走了，以爲一定可以殺他的仇敵了。不料到了第二天，議員們反起來了。有兩位議員部爾洞 (Bourdon) 及麥林 (Merlin) 提議通過，取消議案內對於議員的辦法。這班人犧牲國家是捨得的，犧牲自己是不肯的。

羅伯斯庇爾看得最要緊的，自然是他們通過取消任意拘拿議員這一條。他於是冒險要這幾個議員的頭，說道：『陰謀派要把高山拖走，要作一黨的魁首。』於是有許多人喊道：『請你把名字說出來！』羅伯斯庇爾這個時候應該說出姓名來的，因為議員已經惶恐到了不得，很許答應他殺他的仇人。但是他錯走了一步，不說幾句話安慰大多數的人，卻任從他們恐慌自危，他只說了一句到了必要的時候，我就說出名字來。於是議員們重新又通過取消的那一條，仍舊成立。

羅伯斯庇爾既有這個利器在手中，當天晚上，就要布置起來。他見得弗社當了雅科俾俱樂部，議長，太不妥當，又以爲他盤踞得太久了。於是攻擊弗社，弗社不是個大演說家，不善辯護。閉了會之後，從此再也不到俱樂部了，卻在黑暗中布置網羅。

（十二）人頭紛紛落地 在新五月二十三日至新七月初九日，這六個星期之間，是最令人恐怖的時期。因爲通過新例之後，公安委員會及革命法庭，操生殺之權，通國纔曉得極端的恐怖，是什麼情形。凡是不常到杜培累小器作店的人，都是庸儒人，羅伯斯庇爾都要撤消他們，另外換一班有膽的，敢作敢爲的，當陪審員。佛揆坦微爾曾說過：『不用見證的了！』此時的法庭，簡直的是亂殺，